

# 告别“水窝子”，托起“安居梦” 让黄河滩早日变成“幸福滩”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胡云华 武 露



黄河之水浩浩荡荡奔流千年，孕育了古老的华夏文明，但也给勤劳勇敢的炎黄子孙带来大自然的考验。

堤坝决口，黄河改道，修建台房……这些词汇，或许已经从新一代少年儿童的视野里淡出，但曾经历过洪水灾害的几代人对此不会陌生，世代居住于黄河滩区的数十万百姓更不会淡忘那些祖祖辈辈曾与洪涝灾害抗争的记忆，那些耕耘几年、积蓄却全都用于修补房屋的苦楚，出行难、上学难、就医难、安居难、娶亲难……被困于黄河滩区，却从未向天灾屈服的滩区百姓，每一代人都有深藏于心的“安居梦”。

作为黄河入鲁第一市，菏泽的黄河滩区迁建工程涉及14.7万人、2万亩的筑台、造地、建房，是滩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远离洪灾、摆脱贫困、实现富裕更是菏泽滩区人民的希望所在；搬离房屋简陋、沟壑纵横、街巷崎岖的旧村居，住进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功能完备的新社区，更是菏泽滩区人民的梦想所在。为改善境内滩区群众的生活质量，随着黄河滩区居民迁建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破解世纪难题的滩区迁建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一幅壮美的安居蓝图在菏泽呼之欲出。

## 为“安居”，村台社区建设忙，疫情后出新招

日前，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乘车沿着绵长的堤坝公路前往东明县焦园乡。春已至，堤坝两侧的斜坡上草色青翠、树木萌绿，远处有大片油菜花田，田园风光旖旎——很难想象，这片土地曾长期面临黄河水患的威胁。

车驶入平缓处，从村庄一侧经过，路边的房屋已经明显有别于北方常见的农村建筑，所有房屋的地基都高出路面半米有余，是典型的滩区“村台”，其间的街道，就变成了水沟状。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虽曾在戏曲中听说过“三年攒钱、三年垫台、三年盖房、三年还账”的滩区生活情况，但直至亲眼目睹这些各自伫立的“台房”、深深浅浅的“沟”状街道时，才对这片土地居民的生活困境有了初步了解。如何让滩区百姓通过迁建安居乐业，成为当前东明县面临的一大考验。

在焦元乡8号施工现场，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看到该社区主建筑群的主体结构已经成形，建筑空地上，空心砖、钢材等建筑原料已经进场备用。据了解，村台安置社区，均采取就近就地淤筑村台的做法，受河床空间限制，引黄抽沙分试点、一期、二期3个批次，工程规模大、时间紧，此前也没有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了抽沙作业难、沉降周期长、地基处理工序复杂等困难，尤其是长兴集乡10号村台，土量大、胶泥多、透水差、降水量慢，影响了地基处理进度。

东明县副县长刘庆喜介绍：“按照原本的工期，社区建设将于今年年底完成，可受疫情影响，工期至少延误了1个月，所以之后我们要采取特殊措施。比如，用工方面，从周边地区调配施工队顶上，由于用工量大、技术要求高，熟练工仍存在一定缺口。同时，成本压力增大。受疫情影响，施工企业建设成本出现上升，主要包括运输、建材和用工价格上涨以及疫情防控



鄄城李进士堂镇迁建后的新小区



控支出的增加等。”

刘庆喜表示，下一步，东明县将在每个村台明确1名县级干部，靠上抓、全程抓，对工程建设实行“日督导通报、周现场调度、半月观摩评比”的高频推进制度，每次观摩县财政拿出400万元，奖励先进、鞭策后进，评比结果全县通报、电视滚动播出，并通报施工企业总部，以此充分调动施工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 求“乐业”，配套产业规模化建设，试点产品今年投入市场

为了让滩区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东明县在滩区建设中着力规划了与迁建配套的产业发展模式，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加快推进黄河滩区生态高效农业观光示范园、江苏绿港现代农业产业园、万亩虎杖种植基地、万亩水产养殖基地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努力将黄河滩区打造成现代农业发展的聚集区。

在水产养殖基地的试点处，数十个尚未投入使用的坑塘正在养护中，鱼苗已从温室大棚内移出，放养进小型池塘，因气温尚未稳定恢复，水泵抽送进池塘的地下水需要达到20摄氏度。

技术人员毛朋朋从河南农业大学毕业后就应聘而来，负责目前阶段的养殖技术。他说：“这里养殖的加州鲈鱼属于引进物种，适合大规模养殖和加工，如果条件适宜，亩产能达到2000余斤；南方气候更合适，产量高的基地能达到亩产万斤。但这种鱼如果从南方运过来，成本较高，且集中出货期在每年的10月份之后。而我们养殖的加州鲈鱼，在同塘密度方面比南方小，且集中产于夏季，这也是一种优势。”

据毛朋朋介绍，该批次养殖的鲈鱼预计今年农历八月前即可上市，目前市场价格约为24元/千克。同时，该养殖基地还配有80亩净化池，以求在养殖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

据悉，该工厂化养殖基地占地1000余亩，将建设养殖设施车间30000多平方米，从鱼苗培育、养殖技术研发、鲜活成品鱼销售到深加工，形成产业链条一体化，吸纳周边养殖户，发展绿色养殖，从而增加滩区百姓收入。

除该养殖基地外，还有休闲渔家乐、早熟葡萄采摘园、绿色蔬菜园3个功能园区，同属于焦园堤沟禾生态农业园。该项目由东明县明森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筹资3000万元投资兴建，属于现代农业综合园区，将集自然生态、农事生产、旅游观光、休闲采摘、工厂化养殖、美食体验为一体。



喜迎搬迁，滩区居民乐陶陶



喜迎搬迁，滩区居民乐陶陶

焦园乡党委书记张建国介绍：“以前焦园乡考核多年来都是倒数第一，‘落后’几乎成了我们乡的代名词。滩区迁建开始后，带动了各项工作的进步，改变了工作人员的精神面貌，也改变了我们长期落后的局面。如果没有滩区迁建，这片区域的产业经营优势就不存在，项目很难引进，也无法调动百姓参与和实现就业。像工厂化养殖基地，就是市级、县级水产局等单位搭桥，从外省引进企业，焦园乡主动接纳，为产业落地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张建国表示，接受采访后，他还要赶去与几家农资公司谈项目合作。“这项工作，除了带动多家公司主动来滩区谈项目，百姓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基础平台搭建好之后，文化产业会跟进，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也会进一步提升。百姓会意识到，滩区迁建，大家不仅能住上好房子，还能过上好日子！这也为我们扶贫攻坚带来了信心。”他说。

## 谋发展，土生土长的滩区居民见证变迁

家住焦园乡娄寨行政村的毕雪花是土生土长的滩区居民，今年50岁的她，从孩童时期就深刻体会到“下大雨、垫土台、修房子”的一系列循环。

“我娘家在郭堂行政村的毕桥村，曾有过两次下雨后重修房子的经历。5岁左右时，有一次下大雨，父亲把我送出村子避难，那次家里房子都塌了。修房子的时候，父亲先用毛驴车拉回土垫台子，再用泥巴做成土胚重修房子。”毕雪花回忆道，“婚后，我记得2003年的一天雨下得特别大，也要重修房子，但比小时候那次情况好一点儿。”

毕雪花说，当时两个孩子需要上学，家里无法同时负担，她的大儿子只能辍学打工。那时候，她跟丈夫眼巴巴地盼着庄稼收成好一些，就能多一点收入。

如今，毕雪花已经在早熟葡萄采摘园打工两年，每月能有2000余元的收入，将来社区建好后，她家还能按规定分到相应面积的新房。所以，再聊起以前的苦涩生活，她已能笑得开怀。

同样饱受“黄患”的，还有鄄城县李进士堂镇的居民。“黄河涨水，一眨眼的功夫，家就没了，锅碗瓢盆、鸡鸭等都被冲跑了。那段时间，只要洪水不退，村里人就都睡在屋顶上，垫土筑台、在窝棚里过节、投亲靠友也是常有的事。”70岁的彭存一对“黄泛之苦”记忆深刻。

正是因为频繁重建、搬迁消耗着村民

的大量精力，特殊的地理环境制约了滩区村落的发展。在未搬迁前的滩区村庄里，高低不平的村落、破旧的房屋随处可见，几乎没有青砖绿瓦和硬化路面，甚至还有不少用砖块和土坯混盖的房屋。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这话一点都不假。”在出行方面，不少人感觉受困。68岁的王永梅告诉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出行要翻越“大堤”，像她这样的老年人最受影响。“年纪大了，不敢骑电车；大堤比较陡，骑三轮车根本上不去。为此，村里经常有老人因为爬梯摔倒。”王永梅说。

随着改变滩区百姓命运的“脱贫攻坚”工作的逐步推进，这个困扰数十万人的“世纪难题”终于迎来了破解时刻。

2015年，鄄城县李进士堂镇苏门楼、芦井两村被省政府批准为山东省黄河滩区迁建一期试点工程。2017年10月25日，芦井村、范门楼村812户、2688名滩区群众乔迁新居。如今，这些滩区居民已经住上了配套公共服务中心和幼儿园的楼房，过上了类似“城里人的生活”。

统一外观样式的多层楼房整齐划一，水泥硬化过的小区街道平坦整洁，车辆有序进出小区、各种配套完善，农村里有这样一处小区，显得特别“耀眼”。“这放在几年前，是不敢想象的。”王永梅感慨，如果不是滩区迁建整村搬迁，她的子孙们或许仍漂泊他乡。“村子贫穷落后，孩子们都是在外自谋生路。现在村子搬迁，有了新房，儿孙们都在小区里要了房。”她说。

无论是滩区迁建还是村台建设，其宗旨就是改善滩区百姓居住条件、脱贫致富。既要搬得出，又得稳得住，黄河滩区居民居住环境改善了，还得兜里有钱，有项目，能致富。

为此，鄄城县根据本县实际和滩区特点，以人发、休闲用品等优势产业为支撑，在居民迁建试点项目建设扶贫车间。

“让群众到扶贫车间来，有活干，能挣工资，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这样一个目的。送项目到村，送技能到人，送就业到户，送政策到家，实现村村有项目、户户有良策、人人有岗位、兜底有政策。”在滩区迁建工作中，鄄城县县长袁红兵反复强调。

的确如此，为了保证滩区老百姓“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菏泽立足滩区特殊地理环境，坚持将滩区迁建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实现安居与富民同步推进、生态与产业同步发展，真正让黄河滩成为一片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花果滩”、“幸福滩”。